



◆ 薛原

坐与座



《街头晨雪》版画 张白波

的画面。窗外路边树枝上刚刚冒出绿茸茸的嫩芽，车内的气氛，像是到了春末，开始热起来。

人老了，觉就少。天边的鱼肚白刚刚露出一缕红粉，我便起床，洗漱完，然后上太平山练习太极拳。太阳升了老半天了，一同练拳的山友才姗姗来迟。他歉意地笑了笑，昨晚小外孙嚷着要吃炸糕，今一早去海泊河早市买炸糕。这家炸糕纯糯米做的，外酥内软，糖汁甜润，口感极佳。我也挺喜欢吃糯米炸糕，听山友这么一说，一条馋虫顺着耳朵爬进胃里折腾起来。看看表，八点整。嘴，抓紧去趟海泊河早市。

正值上班高峰时，公交车上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还有一些乘客拉着把手站在车内。道路不畅，公交车走走停停。手里站着的人前摆后晃。我抓着横杆上的吊环低头看手机。车一晃荡，我抬起头，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手牵着一个小女孩慢慢走过来。老妇人穿一件绿色外套，红裤子黑布鞋，肩头上披一条花色头巾。小女孩穿着装颜色与老妇人相反，红上衣绿裤子，扎一对羊角辫。后面双排座位上一位乘客给老妇人让座。

老妇人坐稳后将小女孩揽在怀里。半晌，小女孩手指头轻轻戳老妇人厚嘴唇，说“谢谢呀”。老妇人歪头看一眼站在车门口的让座乘客，朝小女孩尴尬地笑了笑。

车过两站，双排座位上另一位乘客起身下车，老妇人顺势将小女孩抱到空座位上。旁边站着一位年龄和老妇人相仿的老人，她僵着脸看着她。小女孩侧脸看看老妇人，又抬头看看站在旁边的老人，她身子动了动，被老妇人一手摀住。小女孩眼神幽幽怨怨的，脸儿埋下去，小手抚摸着红衣上的铜纽扣。

天空碧蓝，阳光明媚。老妇人眯着眼，神态安详地坐在座位上。在晃眼的阳光下，她身上显得五彩斑斓，奇怪的是，只有绿色映到了乘客们的脸上。我站在那儿，确信我的脸也是绿的。下车后，我突然没了胃口，丢了买炸糕的事，径直坐车回家了。

生活处处是舞台。别小看了公交车的小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人间”。一次在公交车上偶遇一对母子，他们的一

段独幕剧，深深嵌入我的记忆。那是冬日的一个下午，我乘坐317路公交车去女儿家。冬已在深处，冰冷冻人，过往行人很少。公交车驶入崂山区后，偌大的车厢内仅有我一人，戏称是我的公交专车。车到海川路站，上来母子二人。女人坐在座位上后，把小男孩揽在身前。小男孩身高大约一米左右，五六岁样子。他趁女人解围巾时，坐到了前面的空座位上。女人立刻起身站到了小男孩身边。

小男孩仰脸看着女人，手指着一个空座位说，“妈妈，你坐呀！”

妈妈伏下身，看着儿子说，“儿子，你坐了座位，妈妈就不能坐了，你若让妈妈坐，你起来，妈妈坐下，然后抱着你。”

儿子嘟囔说，“那么多空座位，你坐就是了。”

“有空座位也不能坐。”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小孩没买票呀。”

儿子懵懂地看着妈妈。

“自律，守规矩，要从小事情做起。”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头，从座位上站起来。

妈妈坐在座位上，儿子依偎在妈妈怀里。

母子俩对话声音虽小，但我听得真切。我感觉那位母亲就像一片无瑕的绿色里突然冒出来的一朵姹紫嫣红的花。我凝视着车上空荡荡的座位，凝视着坐在一个座位上的母子俩，莫名想起那首《春天里》的歌：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公交车飞快地向前行驶，风声响起。隔着厚玻璃，我感觉似有春风吹进来。石老人车站到了，伴着延续的春色想象，我有些不舍地走下车。

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寒噤。此刻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冷，只感觉车上那股春天的气息依然在包裹着我。寒风和春风在我耳边相互萦绕，渐渐地，风声变成了孩子们的朗读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入夜。我沏一杯清茶，坐在书桌前，看着杯沿上热气袅袅，想着在公交车上所遇的事情。说是乘坐公共交通，坐座与让座是件很普通的小事，然而，在一滴水珠里，往往能看见大太阳。



◆ 马行

胶东半岛笔记 (六首)

小泊头镇

小泊头镇
有一株老枣树
五百多岁了
冬天，风吹小泊头镇，吹树上仅有的两个小枣

清晨，东山顶上

清晨，一座石屋
支撑起东山顶的天
一声鸡鸣，又一声鸡鸣
试着叫醒绸带一样缭绕的云雾
仅有的樱花树，看上去又高了许多
枝上挂着又浅又淡的晨月
神秘的胶东半岛之上，一切皆自有定数

这是谁的东山顶啊？
哎扭一声，东山顶的门开了：一个胖小孩
探出半个脑袋

在青岛栈桥，读《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
古老的诗句裹挟着
时代的细雨
能不能穿越太平洋，直达彼岸？
思念没了边际
秋天只能越来越远
而一行行诗歌的孤独
永远是千山万水
读啊诵啊，但见古老的长风吹来，碧蓝色的海面之上
有大鸟在高飞

濯村行记

村右有山
团町山
村左有河
五龙河
樱花树上
大鸟栖落
小鸟飞
濯村啊，走着走着
脚步就慢了
侧耳听，似有长者长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北纬36度，崂山茶

崂山，登上去，很好
不登山，也好
坐在窗前，喝一杯
绿茶，很好
红茶，也好
直起身，可望
半个岛城，一个大海
风停了，崂山多么自在
它晴转多云，不冷也不热

威海龙山，矿坑修复记

威海龙山，44个矿坑，恍若44个演员
等，等导演
等了多年，导演不来
只来了一个名叫夏春亭的村民
他请人雇人，两年栽了660万棵刺槐
放养20只野生鹿
也请来一个传奇
蓝天，碧水
一场又一场实景生态大戏
左边矿坑变啊变
变成了夏园、牌楼、太平禅寺、圣水观音、华夏阁
而此时右边矿坑之上，风一吹
槐花儿正在开

◆ 刘荒田

负暄逸话

我想起舞台上舞得放肆的水袖。只有柳，江南的柳才婀娜如此啊！不过它们不是，是碎叶梭。马上发现，枝条的“招手”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簌簌地发言：请坐。原来树下放着一张铁做的转椅，通体漆成嫩绿色，有如树上最新的芽。更叫我“绝倒”的是，离椅子六七英尺处，树立着一个图书箱，带玻璃门，没有上锁。这就是我们社区至为靓丽的人文风景——爱书人在自家门前设立“迷尔图书馆”。

我随手抽出一本，坐在铁椅上读起来。书页上阳光满溢，手指的影子鲜明。一本曾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袖珍版小说。浏览几页，主人公是离婚的中年女律师，专业是离婚案。那天早上，她走进办公室，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在等候。在会议室，当事人吵得不可开交，丈夫揭老婆的短：用他的钱偷偷去整容。老婆反唇相讥：比你强，头光秃秃，没法整。读到这里，因反光导

致眼花，只好合上。把书放回箱子。粗看“馆藏”，《哪些事情无人向新娘透露》《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小孩子灵魂鸡汤》《六月中七日》《美丽的动物》……洋译云：看你读什么书，便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可能据书目当“麻衣相士”？答案是不能。

坐回铁椅上，晒艳丽的太阳。面对一座美以美教堂，西斜的日头射在尖顶下椭圆形窗户的七彩玻璃上，闪着迷离的光。我惊觉，窗就是“眼睛”。它鸟瞰着屋顶、树梢，还有海鸟掠下时翅膀的光芒。紧靠教堂的人家，大门旁的罗汉松被修剪得像盆景般精致。它看到的世界，是什么呢？马蹄莲的花，有如酒盅，盛满阳光，它看到的无疑是无一丝纤云的蓝天，还有若干屋子的边角。在图书箱下走动的小麻雀，它看到草，砖铺的车道，沙子，还有昆虫。我混迹于它们中间，看到自然的坦荡，还有人的神秘。举目所见尽是屋

◆ 钟雁南

“我就写了那么几句词”

了最后彩排的紧张时刻，导演找到乔羽先生，请他写一首晚会结束时同台齐唱的短歌，乔羽先生毫不含糊，急中受命，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歌词，作曲家王酩谱上曲，经有名的歌唱家李谷一那么一唱，当场就受到观众听众的欢迎，一夜走红。我也喜欢《难忘今宵》，知道了乔羽先生有如此倚马可待的出众才情。这之后，知道了过去自己喜爱的那两首歌都是乔羽先生写的词。于是，心生敬意，再也忘不了乔羽先生的名字。

之后，济宁的朋友告诉我，乔老先生是山东济宁人。1946年，不满二十岁的乔羽，毅然进了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两年后在该校艺术学院毕业，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他曾长期在河北深入生活，和当地的百姓亲密无间，息息相通，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素材。他的创作，起先是以剧本诗歌为主，也写儿童文学、歌词，后来又涉足电影文学创作。电影《红孩子》、歌剧电影《刘三姐》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歌剧电影《刘三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歌词创作。以创作歌词为主，是他后来的事了。

朋友简略的介绍，使我对乔羽先生更有景仰之情。我第一次看到乔羽先生的形象，是在央视的屏幕上。那时候，乔老爷年事已高，稳稳地倚坐在沙发上，长方脸，宽阔的前额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戴着眼镜，嘴角上翘，咧着嘴，微笑着，一脸的厚道、善良、慈祥，还自然地流露出几分风趣和幽默，真像一个朴素、乐观、让人敬重的山东老汉。他身边坐着四五个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节目主持人是个女的，有学识，有风度，漂亮，大气，声音悦耳。她一开口就亲热地冲着乔羽老先生称呼乔老爷，随后那几个知名人士在言谈话语中，也称乔羽老先生为乔老爷，我还是头一回听到。

电视上主持人牵着头，有问有答，几个知名人士你说，我说，他说，谈论乔羽老先生的创作思想，创作道路，艺术成就，谈他的人品，谈他心宽长寿，等等，全都是正面肯定的评论，但是都实实在在，听不出有什么溢美之词，也没有过誉之语，更没有虚情假意的阿谀奉承。这中间，稳

稳坐着的乔老爷有时候风趣地插上几句话。末了，他还说了一段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他的原话我记不准确，但大意是忘不了的。他开口就带出浓重的鲁西南乡音，慢慢悠悠地说：

我早先谈过，写歌词并不高贵神圣。我就写了那么几句词。一首好歌，能为人们喜爱、传唱，不光是写歌词的功劳，有了歌词，还必须有好作曲家谱上好曲，歌词才能生出翅膀来。这还不行，还必须得有唱得好听长得好看的人演唱出来，人们愿意看愿意听，这才算有了一首歌。要使这首歌能流传开来，传唱下去，还离不开声光电影这些现代传媒的手段，这样缺一不可。我就写了那么几句词，说得大一点，顶多只能占一首歌的三分之一吧。

乔老先生说完，一阵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我心里也是蛮感动的。听起来，乔老先生的词是一首歌打造的过程，朴素、平易、实在，又有风趣。想一想，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能如此谦诚地认定自己的位置，实事求是地坦然承认自己所做的那份工作；对待合作的同事朋友，对待同心协力的媒体工作者，是那样地尊重、感恩，那样坦荡地依实依理地归功于人，还想着大众百姓们是否喜欢，这样的艺术家能有多少？

世间也真有意思不到的事，我竟然不期而遇地和乔老爷见了一面。

那是秋天，下午，湛蓝的天空，悠悠地飘动着几朵白云，正是清爽宜人时，我退休了，一身轻松地坐在石老人浴场边漫步闲走，享受着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秋光，猛抬头，看见我的朋友孙厚存陪着乔老爷迎面缓步走来，因为在电视屏幕上看过乔老爷，印象深刻，一眼就认出他老人家了：还是那般的长方脸，宽阔的前额上几道深深的皱纹，戴着眼镜，嘴角上翘，流露着和善的笑意，一脸宽厚仁慈的神情，只是有点显老。于是，我趋前恭敬地握手问候。

厚存告诉我，市里有关部门邀请乔老先生来青岛住几天，走走，看看，想请老先生为青岛写一首歌词。我一听就明白了：谁不热爱自己

的城市？谁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城市的美？而且，那时候许多地方的人们都还相当重视和追求地方的知名度，扩大了知名度就有利于招商引资，吸引游人，对发展经济有好处。有关部门请乔老爷来为青岛写一首歌词，实在是件好事。乔老先生能应邀而来，想必是他心里高兴，喜欢青岛，愿意把青岛的美写出来，传播出去。

乔老爷站在我眼前，泰然自若，微笑着，低声慢语，鲁西南口音。我虽然心里非常景仰老先生，但我不善言谈，也自尊，不愿在名人面前多言多语，又怕耽误了人家的正事，就和乔老先生握手告别，前后也就有5分钟。

这以后，乔老爷什么时候离开青岛，写没写歌词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有时候，听到人们唱乔老爷作词的歌，心里依然觉得亲切，美好，钦敬。偶尔也会想到请他写歌词的事。因为我不愿意打听事，不经过我手的事，也用不着我去打听，偶尔一想也就过去了，如此而已。

流年似水，匆匆又匆匆。2022年6月20日那天，忽然看到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在乔老先生逝世后第一时间发文称：难忘我的乔老爷，人世间再无他的声音，但他高尚的爱国爱民的精神，朴实无华、善良可爱幽默的人品性格，无人能超越的伟大艺术才能和作品，都永远留存存在人世间。

我知道乔老先生逝世了，心里很悲痛。老先生享年九十五岁，也是仁者长寿了。

人虽已逝，天下男女老少中许多人还在深情地唱着他的歌。他的歌，依然给人们以美好，欢乐和鼓舞，他的艺术还在为百姓大众服务。

今年夏天，我的一位老同学远道而来，我们相聚甚欢，旧话重提。他惊喜地告诉我，当年秋月下在场园里演唱《我的祖国》的那位女同学，精神依旧，今年在他们城市里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她陪着孙女登台演唱了这首歌。她和孙女高声领唱，台下观众小声跟着唱，情景动人，好评如潮。

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会继续唱乔羽先生作词的歌。美好的艺术是高山流水，不会因为作者离世就消失了的。